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四百五十二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 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日本同 其餘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 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 每期刊資洋一元 中縫全部洋三元六角 零登照算 長期面議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簫引樓稗鈔

東江葉小鳳先生學問文章 固已蜚聲藝苑 馳譽文壇 無待贅述 本社爾之先生窮其十年以來恆心之作 刊訂一厚冊 歸由本社出版 現已編校工竣 定價五角 特價三角 郵票代價九折計算 書印無多 購者從速 外埠憑批格外價廉 愛讀先生文字者幸弗交臂失之也 總發行所上海徐家匯寄星編輯部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煙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心聲

豁公 鈍根 主任

半月刊 定於陰曆十一月初一日出版

▲特約撰述 天虛我生 大可 [illegible]

▲特約繪畫 丁悚 周柏生 張光宇 謝之光

▲每月出版兩次 每次一厚冊 售洋一角 ▲預定半年（十二冊）只收二元 並贈海花館主鄭文公碑小中堂一幅 如須雙款請來函示 ▲預定全年（二十四冊）只收四元 並贈劉□□先生臨六朝碑四種之屏條四幅 ▲本刊歡迎投稿 酬資從豐

總發行所 心聲半月刊社啟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心心照相館（地址同上）

德國醫學博士 江逢治醫生 花柳肺癆專科

診所下午一至三時在四川路一百三十四號 三至四時在南泥城橋大沽路一千二百號 江逢治醫院（電話中三八四四）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為中國首創第一家 精製各種科學鏡片 用最新式試驗光學器具 配光異常準確 ……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啟

伯庸醫院

美國人工太陽燈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院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 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農商部褒獎 無敵牌之出品

(一)各種牙粉 (二)各種香粉 (三)麝香生髮水 (四)杏仁規那生髮油 (五)麝香花露水 (六)各式牙刷 (七)炭酸鎂 (八)滑石粉 (九)凍瘃藥 (十)潤容液 (十一)水仙花蜜 (十二)雪花精 (十三)玫瑰蜜精 (十四)洗牙水 (十五)自來粉撲

◀總發行所上海小西門外家庭工業社▶

上等貨色 中等價錢

上海永泰和煙草股份有限公司

國民銀行新有獎儲蓄券 儲款以待 壹等獎現大洋叁萬元

萬圓業由國民銀行經理如數撥交匯昶莊收存待發特此代布 匯昶莊

第一期定於陽曆本月底在上海當衆抽籤 一等獎應得大洋三萬

電刻銀製出品 冬節送禮最宜

美術物品 珠寶鑽石 金銀首飾 電刻銅器 字畫屏軸

皿最台冬節送禮之花樣繁多不能盡述 各界賜顧無任歡迎 法大馬路九十號美記華珍公司發行所（電話中三一二七）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 健腦固精 專治遺精陽萎 腦力單薄 神經衰弱等症 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 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此藥自發明以來 歷受社會所推許 備有補血生精 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 性質和平 無論男婦老幼 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清理血分 善除人身內蘊毒質 患花柳病者服之 去污生新 身清使凡疥瘡頑癬 骨節疼痛 及小兒胎毒等症 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患氣痛者注意

總經理上海河南路廿號永泰棧烟行

十年癩頭一日愈 大包五角 小包二角五分 郵票九折 郵費加一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 屯鎮 胡開文筆莊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 均由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 若男子患之者 必致終身血虧 育不固 傳染妻子 貽害無窮 若女子患之者 必致月經不調 子宮之力 終身難孕 夫豈不危哉 本醫士存心濟世 不惜工本 方供諸社會 非為名利

（功效）此膏藥貼在患處 無論穿破流膿 起可貼 免刀針之苦 又可以內消 …… 每張大洋三角 每打五折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寶昌里 外埠郵購從速 可函購郵費加一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寶善里與百貨業 十號 本社 君可以就近購取

冬令宜服 絕無熱性 純正大補品 麥精鰉鱉膠

[illegible]

（一）在未服前 將膠用開水溶化 為清水 滋在杯上 即可結成珠 粘濃 異常 其滋力之大 已概可見矣

（二）既服後 一二三日 四日 腰背 有力 精口 臊水 濃厚 閉大 ……

（價目）每瓶售洋一元五角 每打十五元 外埠加八 二瓶起碼 寄費加一元

（購法）無論何處 請向當地郵局兌實匯票 封入掛號寄下 本藥房 函內如無匯兌 郵票亦可通用

總發行所 上海寶善街滿庭坊 正威藥房 西對面貴興里 第一百八十號

兜安氏眼痛藥膏

每瓶洋四角 每打四元

此膏專治 眼痛眼赤 眼皮腫爛 眼弦眼瞼 瘡等效驗 無比患者 盍一試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譯

包辦

（丹翁）

商業上有種人叫『攬頭』、叫『掮客』、都是能兜攬生意的、現在政界有種名詞、叫『包辦』、却與攬頭掮客微有不同、攬頭掮客、自身不能做工、但在買主賣主兩邊、稍得點回扣罷了、像吳大頭這種包辦、全若他議長的身份、首先出馬、本是戲台上一個名脚、其餘的議員、不過是跑龍套、隨便給他幾個就好了、吳大頭既有這個商標、自然攬得着好生意、現在包辦內閣、將來再包辦曹錕、還愁沒有生意嗎、但是包辦二字、是對於買主的名詞、若是對於旁人、却就要用『專利』二字才合哩、孔夫子說過、專利是最招怨的、王總理說他不讀書、難道他連論語都未讀過嗎、曹錕旁邊還有楊度辟大可他們的老招牌、即便不能把你大頭的生意破壞、恐怕你手下當跑龍套的、看見你得的好處多、他們得的好處少、到那時叫你砸了、你豈不是定貨不出了嗎、好在到那時、你這個包辦的、也不要出罰款、橫豎是合算了、

保定內閣

（公瑕）

以最近數日之情勢觀之、正式繼任之內閣、什有八九、為張紹曾內閣、殆可無疑、質言之、則又無所謂張紹曾內閣也、直可為之正名定義曰、保定內閣而已、吾儕小人、對於國是之紛更、政潮之起落、廉抄此一雙冷眼、從而靜觀嘿察於其傍、知固不必言、言亦未必聽、顧所為私心竊覺者、保定兩字、在吾國字典上、為一種吉祥正正之名詞、織自今、信能『保』我國家、漸次底『定』、則今茲內閣之改組、或即為政局之轉機、又未始非蒼生之福也、雖然、『洛陽三月花如錦、多少工夫織得成』、今將一舉而摧滅之、猶是人情、恐未必能忍與終古耳、噫、『保定』云乎哉、

財政總長與王八蛋

（人文）

小時報記者天倪君、江西文藝閣先生之哲嗣、而毘陵費屺懷之東牀、常熟沈北山先生之僚壻也、其文學之可觀、蓋為家傳、而又賦性純厚、前日小時報登有小說一篇曰、『劉向死後著書幾乎害了班固』、不識譏誚何人、而天倪即撰一『箋文人相輕』以蓋之、惟前日曾見天倪君一小言、題曰『不祥之署』、中有一則、曰、『民國五年夏初、某君再長財部、余與有故、曾勸勿任、某君云時局艱危、遜命我為忘八蛋豈敢辭、余（天倪君）曰、恐忘八蛋尚易做、而財政總長不易為也』云云、我因是而知財政總長之不易為、甚於忘八蛋、然而我尚不知王八蛋何以比財政總長易做、我理想中、以為王八蛋之難做、亦不過受氣之難、而財政總長之難做、同一受氣之可憐、不知天倪之所謂『王八蛋尚易做、而財政總長不易為』、是否如此解釋、惜我未為財政總長、而亦未為忘八蛋、不能明白此理也、

一百六十抬粧奩之表示

（馬二先生）

北京報紙記曹巡閱姪女出閣盛況如下、曹巡閱之姪女、許與劉若曾之公子、舉行完婚禮、假西城太平湖袁宅花園為辦喜事地點、向劉家發送妝奩、前用鼓樂道引、後有僕人四名、各騎駿馬、身披十字紅綢、手執金花、後列軍樂一隊、次為嫁妝、以金玉如意為前列、又次為女公子之嫁衣、禮服、約有三十餘、再次為金手金、錦繡、光輝絢爛、其餘如珠、鑽石、珍寶等裝飾品、其餘如珊瑚盆景、座鐘、掛表、金銀器皿、刺繡、挂屏、圍屏、紫檀嵌螺殼、大理石之几案、桌、椅、床、帳、以及西式傢俱等物、共一百六十抬、金碧輝煌、燦爛奪目、沿途觀者、無不嘖嘖稱羨、謂較清室大婚禮、皇后妝奩、有過之無不及、據此看來、他們所表示的、是什麼呢、待我推測如下、（一）巡閱使與省長的闊綽、（二）巡閱使與省長嫁女的妝奩、已如此、則他們的財產富厚、可以推想而知、（三）他們以若干的金玉錦繡作嫁女的妝奩、是希望供給新郎官坐享吃着一世不盡、（四）他們以極厚的妝奩賠送到男家去、是希望男家因妝奩的關係、不敢輕慢新娘、（五）假使新娘有不滿於男家時、可以藉這妝奩的富力、宣告經濟上的獨立、（六）藉這大規模的妝奩、使京津保一帶的人民、格外震驚於巡閱使及省長的威風、而加一重恭敬之念、（七）使一般國會議員們看了、好明白巡閱使與省長對於親故的優厚、以鼓舞其投票時之實力、（八）使南北軍閥領袖看了、自愧弗及、庶可望風來歸、以促成國內之統一、

記張文生

（陵藪客自北京寄）

這幾年軍閥專橫、鬧得民不聊生、提起這般強盜式的武人、令人髮指眥裂、本報是一種消閒解悶性質、純尚清潔、不當記載涉於軍閥的事跡、污我報紙、我記張文生、有一句話、先要向閱者聲明、這個張文生、可不是那張大辮子的舊部、帶安武軍、在蚌埠作督軍、後為驅逐曾甲給趕跑了的那個張文生、這是高陽崑腔班裏一個唱武生的張文生、高陽班的武戲、向來打的很衛、就是毫無規矩、也不講究傢伙眼、張文生就是這個班裏出身、年紀不過二十多歲、方臉扁鼻、扮相不甚大佳、可是功夫太好了、腰腿之靈活、手眼之敏捷、就在二簧班裏、也可算得有數人物、打起來、如狂風驟雨、真可算得是力完神足、蓋叫天不能不退避三舍、什麼哪吒探海、金雞獨立、鷂子翻身、這些名目、應有盡有、楊瑞亭、郭春華、這一般人、又不免對之有愧色、大力片、耍起來、真是風雨不透、尤以下場花樣、最為特色、雖二黃內家、也都稱許不置、但是滿嘴高陽土音、念出白來、很不是味、而且還是一味蠻來、沒什麼規矩、有這個底子、要是投在二黃班裏、陶鍊陶鍊、將來必定是個大人物、他們那個班裏的武生、以朱小義的聲名最大、其實小義本領、那能彀及得上張文生十分之一呢、那也是各人的運氣啊、

高秋蘋之醉酒

（林屋）

余前談貴妃醉酒劇、於當時諸名伶、皆略述源流矣、秋蘋此劇、向未見也、前夕出演於亦舞台、余特往觀之、姿勢工力、可與蘭芳翠花、掣長量短、亟問所授、曰、陸師杏林也、陸為北京名小生、是笠卿（名月紅）初演是劇、即陸為配裴力士、後笠卿弟子俞玉琴路玉珊郭鳳雲演之、亦非陸配不可、陸以所見彼師若弟者、傳之秋蘋、宜秋蘋之迥出尋常也、余謂之曰、君此劇信為笠卿正傳、惟二場多走一圓場、玩弄高力士冠時、多摘去二纓、豈亦陸師所授乎、秋蘋曰否、吾近見他人有此、隨意效之、今知過矣、又曰、陸師言笠卿此劇、神情態度、工律聲韻、非人所能及、諸弟子僅得四五耳、宜知貴妃二次飲時、雖露醉意、酒興正濃、自矜雅量、非以為苦也、若且飲且嘔、不悖於戲情乎、余曰止止、君得此秘、思過半矣、秋蘋又聞余言、笠卿晚年、嘗以此授湯雙鳳、碩果僅存、將往求教正云、

狸貓作怪之南北歌場

（陵藪客）

自劉某租上海天蟾舞台、營業大虧、幾不能支、時王又宸、方以譚鑫培秘本諸葛亮招親、演於滬上、劉遂亦排黃月山秘本狸貓換太子、冀圖恢復營業、成敗利鈍、在此一舉、詎排演之後、趨者如鶩、不但復其已失、且尚大獲其利、於是二本三本、層出不窮、及至今年、合同期滿、劉某他輟而去、許少卿自己接辦、依然襲其成文、他家見天蟾之以狸貓獲利、羣起效之、至是海上舞台、遂無家不演狸貓矣、此風傳至都下、始則恩曉峯十三旦、演狸貓於廣德樓、售價至十吊有奇、座客常滿、今則蓋叫天來京、亦大演狸貓而不止、一則第一舞台、為新式舞台、二則蓋五帶來佈景甚多、自蓋五之狸貓來京、彼廣德之狸貓、早已逃之夭夭矣、而女伶碧雲霞、初生之犢不畏虎、居然在慶樂園、亦演狸貓、與蓋五爭一日之長、吾知繼廣德慶樂第一舞台、而演狸貓者、必尚大有人在、將來南北各舞台、勢必至於盡演狸貓而後已、狸貓之勢力、大矣、偉矣、非作怪而何、考狸貓換太子、出於包公案小說、舊戲中如斷后、龍袍、打瓮、烏盆、等戲皆是、自排成全本、於舊戲之精華悉去、一味無理取鬧、如當春恒之陳琳、劉小衡之寇承御、逾越常規、令人作嘔、居然推為此戲之開創家、亦可謂奇矣、以言情節、既甚陳腐、以言藝術、尤無足取、在南在北、均為顧曲家所鄙賞、亦可見今世之知音者稀也、自狸貓盛行於世、是為舊戲之亡徵、可勝嘆哉、

讀蘭芳女士給大雄的信

（丹翁）

女史許我的稿子、說像老丑王長林、王長林我雖不認識、老字我署名常用老丹、就是丹翁的翁字、也是老字的代表、丑、是我的職業、我已屢次宣言過、伶牙俐齒、十五六女郎香口中、方有此物、我何敢當、談到『粗聲笨氣』四個字、女史同女史的姊妹行、真是我的知己、稟賦是天生的、四五十的老翁、變化氣質、頗不容易、幸虧未與女史見過面、如若見面、我這種粗笨而又討厭的體質、恐怕王長林比着我、他還要算個俊人哩、女史見了、更要大笑不止了、女史的意思、以為女子請男子提刀、就算不名譽的事、這卻所見不廣、文章是小道、我們男人替男人提刀的、古來甚多、『譬如李義山的文章、曾呂『一品集』公然載出來、並不以為不名譽、大約要人捉刀的人、皆比替人捉刀的人都要闊一些、要是男人做的文章、竟蒙女子採用、在男子總算榮幸、況且那種粗笨惡氣、竟來唐突伶牙俐齒、那有看不出的道理、假如有一位女子、替人家做的壽序或祭文、這個過生日的人、得到這篇旁人捉刀的文章、固然不痛快、就是那個死人、死在陰曹地府、也要喊冤、都恨自己身分不殺、未能有受女子親自動筆的資格罷了、與女子的名譽、有甚麼關係呢、蘭芳女史、身體要緊、不要着閑氣罷、

神州日報　附送本報　不取分文

本報自創刊以來已閱三載有半除單獨發售外並與神州報社訂有特約凡定閱神州報者皆附送本報一份故銷路日益推廣聲譽之美卓著一時本報同人實敢不益自勉以副讀者諸君之盛意惟近因各代派處往往將神州附送之本報私自截留另行售賣此於神州及本報之銷路皆有極大之影響且重予讀者諸君以不便滋可憾也如欲免除斯弊惟有請讀者諸君逕行定閱神州日報[illegible]迅速本報按期附送亦斷不至於遺漏兩全之法莫妙於此爰載神州日報定報例如下

（中國境地）全年九元半年五元三月三元　（日本境地）全年九元半年五元　（歐美各國）全年十六元半年九元　報費先惠郵票代價作九五郵費在內

臌脹有救　可以無憂

臌脹一症是膀胱氣化不足清氣不能升濁氣不降以致其日漸膨大成為臌脹真方失傳變為絕症西醫亦無藥治之法惟有用刀術開放當時果能見癟神惜病根未去日後就要臌脹起來無法可救終歸不治（臌脹無憂丹）此是本藥房獨得秘傳自己身受他人經驗底神效丹方功能通達九竅分清理濁行氣利水殺虫消臌無論何種臌脹腹膨脚腫及氣虛中滿等症服之無不[illegible]議患斯症者速購服良藥難得機緣勿失（價目）每料二十元半料十元試服五元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保險同件

上海（荒）寶善街貴興里一八〇號　正威藥房發行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一五三　（秋涵）

第五回　海賓山盟語自性中流出　刀光劍影禍從天外飛來

寶奇瞧了一眼、並不伸手去接、嘴裏謙遜着說道、這個如何使得、賀大哥送給你的、你的境況又不寬裕、我姓寶的再從這裏面打你的抽豐、簡直是個混帳亡八旦了、（聽他口角原是如此、）罷罷、既是你這樣見愛、若叫我白擾你的、我心裏斷乎不安、老實你在這款子裏暫借我五十塊錢、明天由我補一紙筆據過來、一俟兄弟手頭稍稍活動、一五一十、如數歸還、那個我還可以領你這情、若說是送給我、我又不是賀大哥用的僕人、怎麼好受你的賞號、（妙絕欲迎先拒、世間若寶奇之狡猾者正多、吾於寶奇又何誅焉、）景萍見他說得這樣慷慨淋漓、倒反吃他噤住了、又不好毅然拒絕、想了想、好在五百元打成一個九折、足夠買那鑽石綽乎有餘、落得做了順水人情、來得不很艱難、去得也還容易、主意已定、立刻取出五張票子、放在桌上、笑說道、自家弟兄、難道還講客氣嗎、再休提筆據的話、你若一定要寫筆據、我這款子倒不免交代給大哥了、……寶奇聽了、哈哈大笑、連忙將那票子包入手巾裏、彎腰曲背的說道、筆據不寫也罷、原是一種計服人心的辦法、我這款子總是要還你的、（到此還作如此論調、）你不知道兄弟的牛性子、天生成是一個一介不與、一介不取的好漢、你等着試驗罷、到那時候才佩服兄弟說到那裏、就能夠幹到那裏、……景萍此時已不暇和他談論、笑嘻嘻的將那鈔票一古攏兒收藏起來、寶奇見沒有指望、他也快快別了回去、因為身邊有了這五十元的巨款、他的脚步子比平時覺得又高又快、徑自跳回來向露蘭覆命、剛剛走入露蘭那座辦事室、先行探頭一望、只見露蘭手裏捧着一封信、愁眉不展的命身邊一個家人、照着信上一字一句念給他聽、念得完畢、他早順手將那信向几上一摜、喃喃吶吶的罵道、誰做這樣耳報神、我的居址、都被他探聽得明明白白、來又怎麼樣呢、不能又硬偪着我養活他一世、……露蘭說到這裏、忽然見窗外有人影子一閃、便吆喝道、又是誰在這裏把風哩、我又不是強盜、要你們鬼鬼祟祟的監察着我、（憤氣如典）寶奇恐怕他着惱、連忙搶入裏面、笑道、是我、鈔票已經送給顧先生去了、他滿口裏感謝大哥的恩德、先叫我回來道謝、改一天他再來替大哥請安、

數小時下關之觀察

（大雄自下關寄）

江輪由蕪湖至甯、時已入暮、遠見岸上、電光一片、宛如不夜之城、且有二樓高聳、若上海先施永安之對峙、及登陸、則惟江邊大馬路數旅館之三四層樓、橫街上泰成天成二綢緞莊、電燈耀目而已、橫街之上、又有新新舞台、及二三酒店旅館、乃至大洋貨莊、出入之人不少、除則銀行煙公司分店等、房屋亦頗宏麗、惟皆閉戶寂然、更轉入小街、即與江岸平行者、四顧黑暗、令人寡歡、由小街向南渡橋、廠為車站、沿途馬車人力車、絡繹不絕、商埠精華、殆盡在斯、游歷一周、約一小時、宿瀛洲之瀛洲旅館、館有四層樓、周圍皆客室、室外走廊、下瞰如臨井、通體成一口字、詳察之、則一面開入、實成凸字、此間入處、左右各有妓院數家、門上懸牌、每家各分其室為二、小者鴇母居、大者則妓以待客者也、晚餐既畢、以茶房為介、飛箋召二妓至、一曰劉小喜子、一曰花小鴨子、詢以花規、頗對如流、略記如下、問、每月開銷、約共若干、喜答、伙食工錢等、約百金左右、問、局錢一元中、應分與鴇母若干、鴨答、六十文、問、打牌如何、鴨答、與安慶蕪湖同、二十元至三十元不等、問、接線頭如何、喜鴨彼此相視、笑而不答、復問、鴨答、初夜、或二十元、或十六元、其後、五元六元八元不等、問、其餘、如逢接財神老郎會、開銷如何、喜答、與安慶蕪湖同、問、此間旅館、均有妓女乎、喜答、瀛洲之外、金陵招商大新春台大治樓通商等、約共有十餘家、問、予經天成、見對街巷口、有豔裝倚門之婦女數輩、是為何種人物、鴨答、此大方棧中之私娼也、問、其夜度資幾何、喜笑答、二三元耳、問、此間亦有蘇產妓女乎、喜答、有、但不多耳、更詢兩人身世、喜無以對、鴨則近由開封歸者、大罵馮玉祥不已、叩其詳、則曰、開封花規、如北京之八大胡同、每夕所收開盤子錢、頗不貲、且多闊客、喜揮霍、馮既至、客多斂跡、識且命馬弁沿家宣告、謂如不還去、將以砲轟、於是蘇揚兩幫之伎、亟向南北分駛、七倡、則多避往鄉間者、馮行市上、見人家婦女、以華絲葛為衣者、即令呼之止、詢其住所、遣弁送之回家、訓斥家長、命禁出外、故吾儕即不被逐、亦將以布衣應客也、談話既畢、更進而至喜鴨之室、室有鐵床、電燈照耀、陳設雖簡、而尚潔淨、以視皖垣薰風巷、實遠勝之、既歸、茶房謂曰、是可滅燭留髡也、予拒之、遂寢、既醒、倉卒登車去、計在下關之觀察、實僅三小時耳、（八日）

薰風巷之一瞥

（大雄自安慶寄）

安慶之有薰風巷、猶北京之有八大胡同、南京之有釣魚巷也、北里人物、萃處其間、地在城之中央、四通八達、惟路徑偪仄、僅容二人行走、人力車不能入也、巷中不設路燈、夜行無燭、易致傾跌、寂寞尤甚、及入妓院、電燈雖暗、而較之衢巷、已覺大放光明、院中龜鴇雜坐、談笑交作、亦不覺其喧擾、院中分若干室、入室、舊式木牀之外、陳設桌椅茶几、幾無隙地、壁間、多懸月份牌、間亦有掛字畫者、巷中妓築、分長春、如意、四喜、同樂、鳴雅、慶和、寶鳳七班、每班蓄妓約十七八人、綜計得百餘人、多揚產、間亦有一二蘇妓、則予未之見也、招妓、分叫局及吃早茶二種、叫局每次一元、節底給付、與上海同、惟不得有所折扣、此一元之局錢、班中本家、得五角、警察捐一角、乘車須數十文、妓之所得、正復無幾、倘更折扣、則將賠累矣、吃早茶者、正午以前、在茶樓酒館、以請客票召妓、苟其人為熟客、則妓必往、此種局、無須給資、故別其名曰吃早茶、（未完）

再致大雄

（還是他）

哈哈……我捏着鼻子、逼尖喉嚨、替那位蘭芳女士、鶯嚦燕咤似的、說了好一大片、煞是叫人耐聽、現在要放開嗓子、打我的本腔了、老實說、我看了大雄那篇化名的小說、始而被他瞞過、最後笑得肚子痛、上了他一個老當、所以寫了這封信、送給大雄、教他讀著、始而又喜又驚、終乃大呼上當不迭、這是我的一種報復手段、我是誰、我並不是什麼蘭芳女士、我乃密斯脫林性男也、

性男又曰、據某報說、現在讀者、多喜揀題目、尤喜揀作者、我想也許是作者名士之下、有了女士二字、最易吸收讀者的目光、我呢、本是個濁男子、還不知道有沒有生女兒的可能、不像大雄先生、可以借用他令嬡的芳名、所以就胡亂揀了惹人注目之蘭芳二字、再加以女士字樣、使讀者看這題目和作者的名字、以為大雄先生、又有什麼奇遇了、而孰知竟有大謬不然者、不過有意捉弄讀者、却也應該謝罪、我這旁有擬了、

更正

第四百四十九號、慶霖之竹頭木屑、所記何海鳴及小說月報事、務經調查、多與事實不符、特為更正於下、（一）據何君自言、此次來滬、雖有酬應、未嘗召伎侑酒、亦不善飲、清談而已、惟有一夕、在東亞旅館筵次、友挽予唱、無胡琴、某君乃召一伎、令隨來之烏師拉絃、唱七八齣始已、然則非微伎而微烏師、非某小說家言、（二）據某小說家言、小說月報、自改用新文體後、銷數雖不及前、然商務印書館之分館、遍布各地、即每館僅銷二十份、亦尚有千餘份、明年之編輯人、聞已定鄭振鐸君、非西神、亦非鐵樵也云、（編者）

鳴謝

大東書局贈星期婢妾號、中華圖書館贈禮拜六第一百九十一期、世界書局贈快活第廿六期、久記社贈戲劇週報自十號至十六號、

一年有半

（第二編）一八三　（天笑戲述）

叔禮道、還是此刻好、那種旗人家裏、臭規矩又多、真個進了王府、永遠不得出來、可不教人太悶氣嗎、素鵑道、五阿姐是曉得的、我生性最歡喜白相、凡是白相地方、我沒有一處不高興去、要是有機會、我還想到外國去遊歷一趟咧、秋萍道、要末除非跟你們少爺出去、否則你們少爺總不放你出去罷、素鵑道、他是做不動我主的、我要走就走了、我要不自由、我就嫁真大爺咧、秋萍點點頭、叔禮道、此番到上海來、多遊玩幾天罷、素鵑道、稍為耽擱兩三天、還要到甯波去咧、今天特為自己來請五阿姐吃夜飯、我請了他兩回、他一回也不來、他請我、我倒老早就來了、三少、你想有這個道理嗎、秋萍道、今天一定去、前天你請了許多公館裏的太太們、你想我們軋得上嗎、素鵑道、越是這種公館裏的太太們、倒越和氣隨俗、秋萍道、四妹子、你是跟定了人了、自然可以、我們是還在生意上、自然覺得走不上前、素鵑道、今天務必要來、都是幾個熟姊妹、並無陌生人在內、你今天若不來、分明是瞧不起妹子、我就和你絕交了、秋萍道、今天准來准來、閒談了一回、素鵑說、我還要到笑老七那裏去、起身告辭、秋萍說、見了笑老七、代我問問他好、素鵑道、你只怕有多時沒有見他了、秋萍道、可不是、有一年多了、素鵑道、現在你見了他、要不認得了、胖得來、人人說我胖、他真是胖咧、說罷、又千叮萬囑的說七點鐘在一品香、不再來催請了、素鵑辭別自去、叔禮說、你們姊妹淘裏、只有素老四說話最多、真似開了話匣、一引起頭、便源源滾滾而來、秋萍道、你說誰是不會說話的、叔禮道、大概要算嫁馬老六的陳碧雲了、秋萍點頭道、這是個出名的『磕不破得甏』、叔禮道、他還有一個綽號、叫做泥塑美人、從前叫了他的堂差、從來的時候、到去的時候、口開一兩聲口、他人又高、一條辮子又小、我們見了他就好笑、此刻他倒頂舒服哩、